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二十一

黎源 齊學裘 子治

車夫奇遇

車夫鍋。五山東之黃縣人。在都中拉短。從未至他省。偶遇士人曰。余姓福山人。與論價。云將之江南。鍋以不識路。未卽允。余曰。但遵大道行。我曾知之。鍋欲回店結賬。余曰。勿須爾。行則行耳。余上車。行甚速。鍋亦不知其然。出都門。至逆旅。鍋問何無行李。余曰。在前途。鍋索錢。予銀一錠。次日天明。已易地。鍋未知車何以。駕門何以出。

也如此已數程鍋識字見驛站似河南境以問余曰但
前行無多言余車中一無事日美二鐵丸如彈子大有
時塞鼻孔中下垂若筆榦長不及尺又數日鍋大惑每
住宿酒食紛列驛之草料亦豐足從無人向索錢以問
余曰後再算又數日大水湯湯岸上肆樓櫺比帆檣如
林更不知爲何地矣余謂曰明日卽渡江只以二驛行
寄車旅店中回時仍以取用舟中如遇警無恐也鍋唯
唯聽其所爲果登舟鍋暈甚將抵彼岸上游來一船執
刀者十餘人呼余若欲得甘心者余不理會從容驅騾

行一手攜鍋走。驚悸中只見四圍如電繞。白旆數十道。上下圓轉。無少停。至日。姓余問飢渴。鋤亦憊不可支。下騾坐石上。出蒸餅乾肉以食。不知何自來。謂之曰。賊子送盤纏來。無所用。悉以奉贈。因於騾上取一囊。有銀廿餘錠。令檢點收存。并告曰。途中如有事。毋懼。亦毋言。只堅守。二騾勿令逸去。少遲。各騎一騾。行昏黑中。更不知是何路。逕惟聞風聲樹聲。與騾蹄蹴踏聲。至晌午。抵一村。似在深山中。男女十數人。皆白衣冠。伏地哭迎。或相抱持。迤邐十餘里。止一門中堂。停一棺。白衣冠者。拒不

令入。余怒甚，出二鐵揮，且行至堂上，拍棺大哭。手提一幼孩，白衣冠者與爭奪，余置孩案上，取胸臆一物出，擲棺前，血淋漓，拋尸屋上，舉室辟易，不敢前。鄰家皆閉門，無一人觀者。少定，驅白衣冠悉入內，余出門，指二樹與鍋共拔之，去其枝幹，夾棺馱騾背，令急行至山下，抬棺路旁，屬少候。余復回，鍋遙望之，山中火起，樹木亦延燒。余返扶棺行，途中問車騾價甚悉，至江邊，舟人相助上船。登岸後，騾行稍緩，不數十里，至店中，主人若先知者，卸棺縛車中，按站行。余一路不言笑，亦未見其易錢。

而斧資不之廿餘日入山東界鍋知去黃縣不遠一日
過辛家店萬山叢雜行人稀少歇大樹下余謂曰相處
數十日同行數千里可謂相好矣今將到家無勞伴送
但車驟不能還價值短少如命相償鍋私忖此人可交
結之因答曰同鄉切近車驟僅可用前承厚費實已過
之勿須較量余笑曰真大解事相君之面十年內無大
財氣今餘薄貲亦以見予回家守田畝卅歲後再出謀
事後會正有期也至僕此一舉亦勿輕以語人速去速
去不可回頭又於腰間取銀一包付之鏗叩頭謝尚欲

有言而風沙蔽日微聞車行駢聲偶回顧但見白先
二道閃爍射人急飛步前行及暮抵家中合計其銀二
百餘兩足敷車驟原價此道光十幾年事至咸豐初錫
五又出門方以告人正不知余姓俠客也劍仙也惜未
問其名字當訪於崑崙之眾間

周行東

金鄉周行東幼從塾師學師有一小書箱封鎖甚固每
出必囑看守之勿令人動回時反覆審視如此已三年
周漸長心疑之何以責我獨嚴因配鑰匙力摹其封識

字跡及重九師有登高之約兩日方回周暗啟書箱無他物只書數本字類符咒多不識因照仿數則仍封固置箱內鎖如故師忽還考較功課多遭夏楚因記書內有移眉眼下法試用之師眉果下移同學駭笑師問故衆請照鏡師怒甚一日有客來周以定坐法定之師不得起又有羣雞鬥於室衆驅之不能出師呼周令驅雞果出至晡放學留周不令歸閉門嚴問周不承師曰吾已知必盜吾法但恐不能行耳既可學必教之周始述偷看箱內書且仿符咒師索看驚曰幾敗乃事某符少

一畫某咒錯句讀如不之習恐有後患自茲每課畢卽
出書指示并告不可玩視不可褻瀆周潛心力學年餘
頗領會每與同窗戲師呵之友人有邀飲者座客苦無
侑酒周曰此何難但不可動動必有禍口中喃喃俄一
佳麗至衆遵約只平視有狂者勸以酒拈栗子塞手中
周止之亟退送酒將闌周計曰禍至矣各聽吾言不可
亂蓋所招某屠妻醒告其夫手中栗猶在與衆皆素識
因出院中曰某伏此脚向外某立彼手向上各安排已
已蹲階下口銜一樹枝遙見籠燭數人持刀仗闖入門

聞怒曰。杯盤狼籍。人皆何往。速追之。將出門。以刀砍樹枝曰。誰橫大木。闡吾路。又一人倒地曰。爲山石絆一跤。又一人仰望曰。必藉石峯越牆去。蓋絆者脚也。石峯手也。所砍者口中樹枝也。及人散。各驚定。欲逃走。周曰。無恐。此輩必遭捕。且受杖責。亦其數之使然。從此稍斂跡。而同輩戲謔。每目爲邪教。蜚語傳聞。縣官訪拏。有株連者。差票紛出。適二役與相遇。同行者欲各避。周曰。戲則有之。讀書人何敢作惡。今日正須到官剖白。何懼爲。因隨差役行。途中有貨驢者。屬各騎一頭。價則總計。衆各

擇之又指二頭以給役。行十餘里及河。同人揚鞭過。二役墜水中。跨下驢化爲紙。已隨流東去。周策騎赴東南。行告衆曰。吾鄉教匪將起。縣官必被害。隨我暫避。事定再回。有不聽者。後悔。毋怨。時嘉慶十八年以前。後如其言。其家屬早已遷移。故未及難。

狐僱人

莒州東南有山曰屋樓。西北有山曰擇要。兩山固多狐。或化人形。往村市購食物。山下人與之習。處亦不之怪。每逢夜間。見道上燈火照耀。連絡不絕者。乃兩處狐相

往還也。有農人子。夏日道旁刈草。見一轎車從南來。駕雙黑衛甚華美。內坐二女郎。長者二十許。少者約十五六。衣服鮮麗。手姿妖豔。真天人也。無侍婢。男僕車旁坐。意必富貴家走親串者。倏忽車至前。男僕曰。向某處去。僱汝引路。給錢八百文。農子思其地在附近。半日可往返。利十倍於刈草也。應許之。命前行。車甚駛。轉瞬落後。竭力追逐。不暇喘息。仍不能及。女郎命上車。農子自慚形穢。雖不敢萌他。想然得近芳澤。亦喜出望外。但覺馨香四溢。五體皆酥。若迷若痴。所經過之地。皆恍惚不能

記憶矣。日夕抵一村樓閣連亘門南向。先有小女鬟候門旋出。無數婦女花攢錦簇競相問訊。隱約聞言何時從屋樓起身。則有扶之者。挽之者。二女郎下車。農子一旁呆立。內有指問何人者。女郎答言途間僱之引路。一老婦曰。年幼好多事。然既來矣。引之別室。天晚令宿。來日早行可也。移時有人送出肉餛飩一盤。并錢八百。喜極飽餐懷錢而卧。朦朧聞人招呼聲。張目已日高三竿。自視乃卧於懸崖板石上。下臨絕壑。一傾側即成糞粉矣。乃屏息歛足。攀條猿行而出一老農引至村中。飲以茶。

腹內脹悶作惡。遂嘔出蝦蟆無數。有死者。尚有蠕蠕動者。老者曰。幸未食其麩條。蓋皆蛇蚓類也。視其錢只四百。細審之。乃其昨日賣草錢。畏于形神。嗒喪歸病數月。乃愈。

義丐

郝小峯植松。性抗直。喜談諧。保定甲族。國初八大冢之一。道光間。以選拔。令江蘇。所至有長厚。名人皆呼爲郝瘋子。一時士大夫喜與之遊。以憂免。從事精臺。鬱鬱不得志。咸豐中。起復。需次。同事多貴顯。小峯則再垂老。

矣。任金陵敝衣謁當道。謂其衣不中體。答曰：「年老家貧，不似大人爲整衣褶時。」蓋昔有其事，分隔雲泥，人所不敢言。其後年餘，益困迫。有事至妙香庵，一丐者曝於廊。小峯大呼曰：「多年不見，何一寒至此？」丐錯愕，不知所爲。因攜手入佛堂，縱談十餘年事。或歌或哭。某也賢，則伏地叩頭；丐亦叩頭。某不肖，痛罵之。丐亦罵。日西，子弟請歸。命與與丐同行。觀者如堵。墻及寓所，夫人迎謂曰：「豈真瘋也？何顛倒乃爾？」丐者曰：「夫人勿怪。某與公不相識，而流離顛沛，所遇略同。如謂非類，則今日貴顯者非。」

昔時訂金蘭。聯苦吟者乎。異日相逢正。恐以非類薄君家矣。承公雅愛。誓不相負。請勿疑慮。從此同起居。共飲食。凡小峯一茶一飯。無不傾心料理。偶缺乏。踽踽出門去。歸必有所遺。小峯旋病喘。日夜服侍。漉溺必親。至病歿。丐痛哭嘔血。其子弟問姓名。不答。送櫬至江岸。對船大哭。聲振林木。揚帆出。燕子磯。猶聞山顛叫號。淚灑如雨。點點滴。船篷有聲。

狐送菜

湖北撫署素多狐。後樓五楹。人不敢居。署後有廟。尼僧

主持亦狐所占。嘉慶二十二年撫軍張

映漢

署總督特

留范汧谷刺史繼昌任署中。勾當冊籍。汧谷上虞人性
伉爽。膽氣豪邁。將移榻樓上。署中人止之。欲住廟中。尼
又堅不允。因怒曰。一狐也。占據兩處。無禮殊甚。如狐多
何不擠住一處。讓我一暫居。似尚可恕。即日作文告之。掃
除樓下。一無動靜。數日後。漸聞樓上脚步聲。或門窗自
啟閉。范亦不之問。忽筆硯失所在。否則文卷。倏不見。責
讓之以聲其罪。一日正辦公。伴瓦石自樓下堆積。滿前
范氣急。大罵之夜。眠方熟。窗外門礮瀕聲。若干百資。風

碎之階下者。早起檢視。則厨中杯盤紛列。簷下一無損傷。范謂曰。以禮相接。原求安靜。不意野狐如此作惡。令啟樓門。具衣冠正襟危坐。秉燭治官書。冀與之遇。如此非一日。狐示夢。門子曰。范公特崛強。不可與較。望代致聲。異日當以一菜奉嘗。物不希奇。但此間未有耳。後卽安然。越日友人以韭芽炒肉見貽。因謂曰。昨狐友乞贈菜。今日君先賜食。奇甚。友詫曰。此地本無此物。早間有人送到。云君託代製。何云爾也。方知韭卽狐所辦。特借友以贈耳。

褚貞女

褚貞女者嘉興褚翁心含懿德長女也。褚翁幕於楚。貞

女遂爲楚產。幼爛內則性貞介。心極精細。年及笄。許字

杭州吳廷槐爲繼室。時吳官湖北。故多病體。日益羸。因

沿俗例。娶以沖喜。乃成婚。有日。吳奉檄轉餉八都。成禮

畢。吳長揖貞女。陳病狀。且告遠行。三朝卽北發。抵京城。

獨坐寓次。忽有二青衣持東至。啟請之。若速其赴任者。

吳以公事未畢。家事亦須料理。約緩日來。乃布置。壹是

徧致各親友。書以貞女生長世族。託爲善視。俾成其節。

以撫遺孤。越日青衣又至。寡坐而逝。貞女在楚。忽見吳立牀前。長揖如合巹之夕。手授貞女髮一縷。且置錢一千於牀下。及醒。髮猶在握。心知不祥。未忍言也。嗣訃至。夢之日。卽吳逝之日。貞女遂茹苦撫孤。清操自勵。忽有漢商生息。以資日用。吳友之在京者。亦爲扶柩至楚。貞女遂辭父母。奔喪回浙。喪葬如禮。時吳之胞兄青士名廷裕。官江蘇。迎住同居。嗣以褚翁思女切。遣僕媪來迎。乃攜其孤。復之楚。胞姪承恩。隨行奉侍。後承恩成名。幕承祥亦游官楚省。咸豐初。遊亂至紹興。患病時。鄰里見

旌旗旛蓋圍遠宅中不數日一笑而逝合葬於武林之原請旌建坊以表揚之

鐵算盤

南中一縣令入都謁選途次宿遷縣友人覬贖銀五錠每錠十兩因置枕匣中佩鑰襟頭入山東界啟匣取物銀已無存包裹封識如故他亦無所失檢點行李中銀悉未動詣縣存案官使捕者至捕請曰途中曾遇面生人與之接談否細思之住宿紅花埠曾遇一婦人掀簾問王某在否答以無之又問明早開車何時答以五鼓

捕曰得非青衣藍裙年五十許攜一眇童柱栗杖以行者否曰然捕進曰是鐵算盤也凡行路攜帶金銀必以粟米茶葉摻其中使細碎不知數則不能算如數目了然分兩不訛一與言之卽採取如囊中物此婦來往大道上行縱詭密此間已屢緝未能獲請示銀式當訪拏破案縣令方悟他銀未失者因有碎塊也此一封中整齊玉錠故爲算取及南旋聞已拏獲斃之獄捕以銀二錠獻視之卽原物交官充賞書之以告行人

式伯恒夢記

武伯恆東海人。從其叔官河上。母太夫人病。日夜侍湯藥。三越月。精神疲憊。坐臥每假寐。一日倚榻上。忽覺腹脹。急欲溺。心悠悠出房門。女僕有坐廊下者。不爲起。過聽事。二僕相撲戲。不之避。及堂皇。羣役聚賭。呵飭之。皆若罔聞。至大門。二老僕一祝姓。一于姓。挾之西北行。足不及地。遙見大水茫茫。中央有長閣。燈火熒熒。欲少歇。不自主。轉而東。阡陌雲連。如新收穫者。一女子紅衣披髮。跳躍其中。二僕曰。須記著。爲之昭雪。又里許。至一大宅。輪奐新寂。無人。二僕速之入。偏視數層。一無桌椅。

至第七進東楹。聚女眷數十人。有朝服者。有便衣者。西楹立老少官長數十人。亦有便服不冠者。恍忽似相識。獨其叔公服立階。令跪拜。墊上。墊似青緞者甚厚。聞告曰。來矣。中有老人曰。交代他轉。瞬息不見。起立詳視。堂設一龕。金身坐其中。蟬服挂珠。頭戴紗帽。細認爲已象。兩旁懸一板。聯曰。存忠厚心。克繩祖武。行方便事。乃有父風。小字題誌。模糊不可辨。遂巡出門。另路歸署。中門已閉。不知何以入。有更夫守燈。睡足。踢之。似不覺。及宅門。心疑無人。問將入房。簾重不得啟。忽有人自內出。

側以入覺火氣烘烘。多人圍榻側。父叔坐窗下。似聞歎息聲。欲上床。人眾不得入。忽聞太夫人喚兒。急倏然醒。腹脹甚。欲出溺。家人按捺不得動。通身汗下。力白無病。始令起。一無所苦。至次年正月。太夫人卽世。兄弟男女八人。一力撫養之。各成立。婚宦皆畢。伯恒亦翱翔仕路。所至有聲。但不知披髮女子。究爲何事。廟中坐象。又何意也。

狐先知

范慎甫。紹興人。少從其族叔雲若。販鹽揚州。任儀徵客。

棧每睡夢中聞同室有人議鹽價講銷路隔帳竊聽語
細碎不可曉然依計行之每有所獲一夜三鼓後聞叔
自外歸上樓卧僕從息燈關門慎甫亦就寢忽聞樓上
笑語猜拳卽起視壁隙見燈光甚亮廳上坐短衣纓帽
數人燈籠挂牆上官銜不可辨心以爲必有客來矣因
下牀執燭將以備食而樓上呼送客鞞聲沓沓自樓梯
下聞相謂曰後日仍會此彼此關照開門視之寂無一
人院中黑如漆其叔樓上亦呼問何人喧鬧致不成寐
明日遂移居知爲狐也不數日有達官過宿於此雲若

泰謁時已入夜，愼甫從觀，彷彿如前所見云。

神繡

聯翰庭大令瑛夫人某氏工刺繡，有求之者，先以名畫張壁上，流覽朝夕，摹仿畢，肖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不還其家數，盡神技也。曾爲英小峯觀察，綉一達摩相，鬚髮活現，衣紋絲毫不苟，所臨爲陳老蓮本，同懸一室，觀之皆能作左右視，可謂點睛妙手矣。

贖妾獲報

山陰華子衡先生名銓，性倜儻，脩幹短髯，與弟星棧游。

幕皖江。咸豐丙辰。粵逆逼南陵。先生與邑令爲城守計。賊不得逞。前令某一妾一女陷於賊。將醜爲夥。賊婦先生捐金贖回。送歸其家。戊午。館廣德。賊猝至。適疾作。城陷。不得出。夫人沈氏及次子君魁一幼女逃城外。夏村遇村婦夏氏。引避得免。君魁偶出。汲被擄去。先生未得知也。賊他竄。脅先生作書記。不從。以刀加頸上。且罵且行。次吳山。冲遇害。村人有林姓者。識先生瘞屍淺土中。又知星槎在徽州。佐軍幕。奔告之。及抵徽。星槎已先期赴夏村。迎嫂及女姪。尋先生無音耗。將起身回籍。村婦

夏氏偶他出。遇林姓不之識。爭路相口角。星槎出排解。林姓素未謀面。自嘆曰。我為華先生受此困苦。何日方得見其家人。星槎亟問。始知先生遇難。及遺骸所在。痛哭。林姓遂同嫂赴吳山。沖具棺成殮。輿歸紹興。安葬下竈塋。又年餘。村婦夏氏為營卒執炊事。見難民中有男子似君魁。未即認。偶述沈夫人逃難狀。君魁泣曰。是吾母及妹也。近何往。吾父又安在。夏告之。君魁欲歸。苦無一錢。亂後難獨行。一日有營員轉餉至。君魁謂夏氏曰。何似。吾兄倉卒不敢前。蓋先生長子君忠已投營得。

交秋矣。夏氏握君魁手立路旁。俟其回時大呼曰。華先生何等人。其子流落至此。君忠下馬問。君魁哭。君忠亦哭。夏氏及卒。伍無不哭。君忠見營官詳述先生事。夏氏聞之。跪陳曰。所救之人。卽吾妹也。亂離之中。未得消息。不知先生又恩人矣。天道昭昭。使吾遇夫人。遇林姓。又遇兩公子。正所以報大恩也。今願隨去。終身服役。君忠攜弟及夏氏歸。不敢以奴婢視之。稱爲夏姆。後君忠宦於皖。得世襲娶妻生子。星榜回浙江。撫君魁爲子。亦有子女矣。

瓶蓮結子

湖南陳懷亭孝廉

鍾英

試令浙江博雅能文事母孝一

生奉佛不妄殺不誑語誠慤君子也。歲豐間母太夫人病。日禱於觀音大士前。適得白蓮一柄。插淨瓶中。將以卜也。次日晨起。花舒一瓣。晚復合。明日又舒一瓣。晚亦如之。將月餘。瓣脫而蓮蓬碩矣。孝廉倍虔。肅爲母乞壽。至秋。太夫人愈。拜佛禱謝。摘蓮子以進。太夫人食之大健。今七十餘。精神彊健。步履輕快。此固大士福佑亦孝廉虔誠有感之耳。

于封翁遇仙

于封翁卧南就養長公濱來江都丞署一日晨興聞喧
嚷聲問之有道士求見聞者未予通已至廳事揖封翁
曰七十年未見此身健在子孫榮貴可賀可賀翁正疑
惑問適諸孫在側請相之道士曰皆功名中人祿位高
低則有命在非貧道所知指菊農孝廉曰手軟如棉主
有文名指相山觀察曰土形甚厚必於水上得功名又
指翁外孫張曰此子可貴惜見黃花菜不得言次陸封
翁過訪未與交談既行道士曰此老在世只七日尙傲

慢乃爾翁問已年壽答曰尚有一支人未生十五年後當於勞山相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勉之勉之遂告辭及門語翁曰此屋住不得不必與官人同受驚嚇數日聞陸翁去世計之第八日清晨也翁遂挈眷賃屋遷居不一月民間失火延燒丞署翁家幸未罹禍至次年春諸孫患痘甚險惟張無恙忽有以黃花菜獻者張見之身熱手顫染痘數日天去舉家驚駭謂道士誠神人矣後翁果八十五歲無疾而終八十三歲時又生一子名顯發子孫眾多。勅農少年舉賢善博學能文惜早卒。湘

山月工部郎改發南河。歷官河廳。薦升淮海道。子姪輩各聯翩仕路。至今稱盛族焉。道士其仙也。封翁亦必再來人。得相逢於塵世間云。

狐知品級

一世族家。屋宇極大。後院一小樓。素有狐。空無人。居。只。惟存零雜什物。夏日婢子於樓後沐浴。一老人高尺許。坐窗臺上。藍衣白帽。如土地神狀。以拄杖示婢子。若使。之去者。婢奔告主人。弟婦弟婦。迫視之。老人點首欠伸。笑面相向。主人姪婦到。與之理論。并斥其不當。書嚇人。

老人起立致敬仍未去。嗣主人子婦來。老人甚戰慄。跪稽首。若趨避不及者。一僕婦請退曰。恐貴人在此。厭之不能動。一轉身。老人仰跌窗內。似有扶以入者。下半身已變狐矣。後主人子官道員。妻以覃恩。加三品封。姪亦仕至五品官。其弟婦則以夫未得官。料理田園。稱偕隱焉。

冰花

揚州一富人好行善。冬月其父生辰。賀客填門。有丐者獻冰一塊。中有紅月季一朵。春蘭一枝。厚賞之。并留酒。

飯至次日。冰化。月季係紙剪成。以鐵絲作枝梗。繭花則
眞者。但少香耳。競相傳觀。疑其仙也。少遲。丐又至。曰。蘭
花不能久。月季值土中澆以酒。可復活。姑試之。後遂長
大成一叢矣。究不知丐者何如人。惜未留之以問其術。

官署鎮物

睢南管河同知署在睢寧縣之清晏集。署中有妖異。廳
側一廁屋。壁挂草帽一。馬鞭一。不知始自何時。有北人
官此者。不之信。試去之。其夜內外燈忽滅。更夫多迷罔
鑼與鼓皆無聲。諸友力勸官爲易以新者。仍未靖。且若

有兵馬聲自屋上窗外過如此數日雞犬不安因仍用
舊帽及鞭懸原處始寂然帽也鞭也曷靈應乃爾也或
始設者有以鎮之也

見聞隨筆卷二十二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申江記遊

道光二十五年。王醉三茂才邀游申江。徧觀海市珍奇。洋人形狀。聽洋人麥都思講經。慨然有作。質諸有道。其詩云。中國孔聖人。至德侔天地。其道深莫測。其言則簡易。修齊與治平。正心先誠意。百世帝王師。生民未有貳。道大莫能容。動爲衆所忌。栖栖復皇皇。一生老車騎。慨然賦歸歟。跡向杏壇寄。刪定贄修成。獲麟因出涕。嗚呼秦

視我母親兄弟也。蓋順上帝之旨。捨本而求末。是誠何者。則我兄弟姊妹及我母親也。意思五餅二尾魚。五千人可食。一罵定風濤。一咒起痿痺。奈何能活人。而不能自庇。審其言與行。彷彿釋者類。今者麥都思。聞道頗有志。能讀孔聖經。惜未知禮義。使其生中國。未始非根器。意欲行其道。苦口以勸世。其心似婆心。其計非善計。耶穌教一行。聖道恐疲弊。側耳聽講經。令我淚沾袂。德賊真可驚。邪魔急宜避。董琴涵年丈評云。平直說理。無可如何之極。同治六年五月。余從泰州來申。盤二弟小梅靈柩歸葬。宜與鴉日崗。應敏齋。

觀察寶時

約到申代爲校刊宋儒陳龍川文集并故人

蔣劍人文集。遂於是年十月十三日重到申江館於也。是園龍門書院湛華堂。明年春三月爲兒子功成授室。遂挈眷寄居也是園濱顧家衞袁氏宅。忽忽又五年矣。辛未秋七月二十一日寓居閒暇。因并記之。時年六十有九。

三姑娘

唐蕉庵館河上時。與邢竹庵司馬比屋而居。年相若。軀幹亦相似。一日同席爲友人壽。觀劇已三鼓。唐先歸。旣

就寢猶聞刑歸呵殿聲。忽耳旁有人呼曰：起起。有事須證心以爲冥中事。應之曰：殆夙業也。今世則無隨之行。至一處。茫茫如沙漠。其人曰：止止。徧地火發。焰微綠。將及身。默念觀音咒。火旋息。旁一人曰：此例燒非燒不了。母傷也。遂囔曰：究何事。其人啟包裹。露出一紙相示。如州縣官差票。但見後書咸豐某年月。又囔曰：不但咸豐間無其事。卽道光間亦無其事。正喧鬧時。火中跳一鬼。烈焰滿身。繞三匝。曰：了矣。了矣。又見一金甲神自天下。如世所繪武紫星君象。坐亮轎上。不見隨從。膝上蹲一

獸色如雪獅。項帶銀練。縱身入雲際。其鍊直豎如柱。忽聞唱名聲。曰三姑娘。神案前立一女子。豔妝倩服。面有愁苦容。胸前懸一巾。秋香色。下垂及腰。注目顧唐曰。不是不是。神大怒。唐拱手告曰。世間事錯者甚多。不是卽去耳。奚怒爲。遂驚醒。但覺身熱如火而已。次晨晏起。闔者來告。邢君暴卒。驚問之。知邢回衙後。至廳事。見一黑影。寒慄不安。書室少坐。卽入內宅。寢未許時。叫號甚急。家人環問之。不能語。只以兩手作圈勢。轉側五更。嘔血而亡。計其時正唐夢未醒時也。後有人至其書房。見壁

上自書一條曰。邢某某年某月過關大吉。究不知三姑娘爲何事。不得起竹庵而問之矣。唐蕉庵口述如此。

古稀合卺

文登廩生于贊之。爲菊農孝廉第四子。竹虛縣令之弟。七八歲。聘定平樂何昭甫閣學女孫爲室。十八歲時。孝廉歿。閣學眷屬亦回籍。以金託其妻伯迎婚。完娶時。生年已二十五矣。身弱多病。其兄心憂之。遂爲納妾。以延宗嗣。仍多方探索之。皆不得達。至戊午。畢曼年中丞撫廣東。生之表叔也。以爲可立致矣。中丞堅力任承。期以

必得。乃至粵徧訪。杳無踪跡。適中丞門人平樂李明府。少白宰陽江。訪查之。知閣學家屬。或及於難。或逃他方。無可究尋。衆謂絕望。將爲另聘。而生恒鬱鬱。必欲得一確耗。又年餘。李明府以信至。知於閣學族弟家尋得之。初被難。逃匿山間。與其弟婦以鍼耜度日。繼則鬻瓦石。以爲活。嗣後五次失城。無以爲生。卽爲田家執炊事。李明府欲接置署中。女以無婿家信。不肯行。畢中丞馳使至。女不之見。使者敲促之。女泣曰。所以忍至至今者。特以家室散失。胞叔官遠方。壻家無音信耳。今欲往。或壻

來或以婚帖來。吾不知與中丞。是何戚誼也。中丞聞之。亟召生。而江路阻絕。水陸不得行。同治甲子。生妻叔荔泉。授武黃丞。生兄亦任甘泉令。方由粵迎致。漢陽成婚。揚州生年三十四。女年三十六。同人謂之古稀合卺。其兄製聯曰。八千里困苦艱難。兩地絲蘿天作合。廿五年悲歡聚散。七旬花燭古來稀。

夢中除盜

親串家一小僕曰袁十。膂力過人。心地亦渾樸。從軍皖中。曾於圍城中負一大官出。越溝渡河。以磚石斃賊數

十名得薦保至副將并戴孔雀翎矣。其小時隨主赴省試途遇盜同伴呼曰袁十何不動手尚睡夢也。躍下車拔路旁小樹擊之。陷七人泥淖中。餘辟易各散去。而袁方酣舞不休。曳上車仍熟睡五十里至旅次。呼之不應。搖之亦不動。灌以薑湯又吹通關散方少醒。睡至晡忽大呼曰。好打好打。問之曰。有賊圍我。卧水中。反側不得起。又一日正酣睡。墜床下。同輩擡之。不少動。忽醒曰。何物野人睡我床。推之地。尚裝死也。揮以拳并踢以脚。數人按捺之。始得定。蓋一勇之夫。血氣方剛。心中未能了然。

後至蘇以寃死。臨刑無滴血。只白氣縷縷從頸中出。人皆惜之。其母與妻至今就食主人家。無人知爲一品命婦也。

驢驘人

山東一士人嗜驢肉。每見一驢必揣其肥瘠。品其斤兩。除自食外。可售錢若干。以是市中驢不租子。每赴試輒步行。是年秋試。負一鞍行。見者笑之。一日遇繫驢於野者。加鞍騎之。主人追索。反怒訟於官。質之曰。伊驢有鞍否。主曰無。旣無鞍。則我所用。豈自爲負來者。主詞窮。官

因斷予之。次日正行間。聞有人問曰。先生重若干。曰。百斤耳。聞又曰。然則值錢二千五百文。除皮骨恐尙不足。是時驢肉每斤蓋二十五文。士回顧實無人。驢則聳耳長鳴。一顛墮地。竟連鞍并行李以去。

女變男

山東甯海州東鄙林北村孫姓。世族也。與同邑曲姓。世爲婚姻。咸豐十年。捻匪入境。兩族俱有傷亡。文登榮成紳民。連同州人於州東境。倚崑崙之險。築一大石墻。南至南海。北至北海。長一百八十餘里。以禦賊。榮邑張筱

泉預其事。偶見一男子汲於井。辟倚以行。似不良於足者。彼泉疑其受傷。欲予醫藥。一孫姓曰。是舍妹事甚怪。容緩言之。一日又談及。孫曰。堂叔某同胞四人。敦睦宗族。以貿易養親。鄉里稱善人。皆無子。惟季氏有一女年十六矣。許嫁曲氏。已定婚期。忽告母曰。下部如火熱痛甚。母呵止。不許復言。女忍之。至次年遣嫁。母氏未之問。女亦不敢再說。合卺後。曲氏子仍獨宿數日。羣訝之。父母以問。子告曰。新婦男身。請驗之。彼此皆至戚。曲祖母行有孫氏祖姑。問其故。女以對。因大歸。曲亦慶孫之有。

後也。無他言。則爲子另娶耳。孫母聞之。方憶去年事。亟問女。告曰。自病後。小腹下脹悶。至三日。勢纍纍下垂。小解極難澀。五六日。暢行甚適。初不知爲男刑也。因亦安之。成婚之夕。方自駭怪。母喜甚。爲易男裝。惟足纏素緊。解其縛。驟難復元。是以行步不便。非有傷也。筱泉曰。事固罕見。然孫氏孝義。天不絕其後。女也而變爲男。非有至行。何以獲此。亟勸孫氏爲論婚。今又數年不知其已否。生兒也。

字紙塔

褚文軒孝廉

瑁

未第時與其表弟范小衡同卧書室中

夜月微茫燈光照壁忽見一手長三尺許由窗隙入摘燈花置地上熒熒不滅孝廉思靜以觀變正注視間手又西向欲揭小衡帳孝廉大呼家人悉驚起趨視之燈猶未息地下火星尚有餘明因開門徧覓一無聲息惟廳上堆一字紙塔高三四尺各房紙箋搜羅一空不知是何祥也孝廉登第後官直隸縣令小衡亦試令江蘇

生魂現相

王心田山東人少隨舅氏游宦江南狎一妓情好甚密

年餘舅氏遣回籍王亦因病久未得返有程蔭亭者王之舊好也暇日訪妓並問消息忽見王入共相欣慰一揖之後枯坐床側默無一語程避出妓送客還命備酒殺將與快談入房中王失所在徧尋之不得問之無人見者託詢舅家則云久未出來或仍病耳後有問王者亦未之知奇事傳播共相駭怪如謂真魂離竅則王固無恙如謂思念所結程何以共見此誠不可解者後妓歸王不數月卒

金陵雷異

白日正午。天無片雲。秦淮水忽陡立。迅雷一震。文德橋中折爲二。擊死一婦人。手提竹籃。飯潑地下。中有黑物數塊。視之爲生鴉片烟。衆不知爲誰何也。少遲。一媪自南來。哭且訴曰。此婦約嫁吾子。已年餘。將過門。忽又昵一勇。逼令退婚。並親送勇所。說明不取身錢。子未允。適送飯過橋上。婦迎謂曰。母也勞止。我爲代步。不意致毒其中。將以害之也。老天有眼。罹此顯報。叩頭不止。聞者慄焉。

關帝銅象

于竹虛令六合時。兵燹之後。百廢未興。招流亡。教樹畜。人烟漸集。因祀孔子於文昌宮。朔望率屬行香。涓吉請關帝神牌入座。行至街市。神輜重不能舉。衆卽焚香跪禱。正喧鬧間。路旁廢墻倒。土中露銅象一軀。亟啟出。就地立廟供奉。其中卽今之關帝廟也。

六合驅狼

六合草木深蔚。狼出噬人。竹虛懸賞捕獲。一日鄉民以二狼獻。其弟書雲秀才。請釋其小者。竹虛作詩曰。亂後居人少。豺狼敢縱橫。阿兄執官法。吾弟有餘情。何處堪

流放。移時倏長成。駢誅非好殺。所以衛民生。因并殺之。

嵯縣奇案

嚴槐亭思忠。鎮江進士。官浙江。有政聲。同治己巳。知嵯縣事。有盜夜入衙署。殺一妾一女。嚴覺呼從人。聲未已。而刃剗於胷矣。天明。盜仍踰牆出。左提印。右持刀。浴血行市中。遂被獲。問之。曰。只殺二心人。問何以至此。曰。騎馬出入。問何人指使。曰。數歲時。有和尚教之。問其姓。曰。龐。新昌人。向以剃頭爲業。問有何仇。曰。向不認識。亦無仇隙。並拘內外廝僕。訊問。皆在夢寐中。不知其何以入。

何以出也。事聞嚴。旨究追。盡法懲治。邑人思其遺政。爲之服喪。并立廟以祀。嗣其同年某曰。嚴少時從父徐州教官任。署中有狐。薰穴得其二。殺之。其父未之知也。夜夢白髮老人泣告曰。公子殺吾愛女。並妾。誓必以報。父興呼而責之。令跪讀一經。越數日。乘父公出。復水灌火灼。並獲老狐。殺以洩憤。此事嚴亦向友人屢言之。信不誣也。

何孝女

錢唐何氏女。通文善書。字湖州許氏。婚有期矣。粵匪潛

杭州父兄皆館他方。母病篤不得逃。女毀面奉母。家貧幸賊未擾。住月餘無可食。負母出城。茫不知其所之。遇鄰媪告曰。壻家住某處。曷就之。女曰。未有父母命。不敢從。因丐食。養病母。又數月。母亡。女自拾板片。葬而誌其處。立主縛背上。爲鄉間傭工。已年餘。不知父兄音耗。忽見破壁上。有其從兄題句。蓋帶勇援杭時所書。因致信告存。不數日從兄書來。始知父兄在上海。以船迎女。卽奉木主赴滬寓。骨肉重逢。悲不勝言。兄爲釋縛。堅不得解。蓋日夜隨身。未嘗刻離。急市衣裝。將延醫爲療疾。乃

安卧一宵。明早遲不起。父兄視之。奄然逝矣。其從兄梅閣哀之。為繪象編徵題詠焉。

前妻護產

浙人孔樂山。向為錢穀友。極方正。當道爭聘之。娶三妻。皆無子女。年四十矣。就館揚州。繼娶俞氏。年餘懷妊。將及月。忽病熱。告孔曰。有婦人坐窗下。衣何衣。作何裝。面目是何形。孔思之。元配也。又一日。謂孔曰。又有二人來。面貌若何。衣服若何。孔驚懼。所說係繼室某某氏。因許願打醮遣送之。婦猶曰。今日坐何處。作某事。孔自祈禱。

婦謂三人各匿笑。或答拜。或走避。不一狀。孔愈懼。而婦
事仍未退。亦無甚苦楚。第念家中無人。只一媪。又聾聵。
向居。停借女僕代執役。將及門。婦告曰。速遣回。三人皆
入床後。搖撼不已。勢將傾扑。孔未答。晚間視屋中甚污
穢。氣息亦觸鼻。婦作惡。指示孔。屬遣女僕。得少安。婦謂
三人又出作事矣。至臨蓐。生二子。極順利。婦醒轉。不自
知云。只見三人扶手足。理腰腹。且出門。向天拜。又拜房
四隅。孔感甚。因設位。各書其子名。夫婦至今供奉。無少
衰。方悟三人之來。非以爲祟。實護產耳。

天報孝婦附一則

咸豐間山西武弁黑某。押解火藥赴江南大營。非一次矣。路過清江浦。船中失火。震倒兩岸民房數十間。傷人百餘名。有鐵匠婦。事母居南隄。去河邊約三里許。當其時。烟焰障天。母卽昏倒。婦抱持不少動。黑地無人。五中飲泣。忽一包裏隔窗拋入。適婦之母舅來。屬打火點燈。扶母卧。見包裹卽鐵匠帶回者。有銀八兩。皮衣一件。舊棉衣數件。蓋鐵匠調鑄鐵錢。在山西已數年。屢託黑弁帶家信。并銀若干。黑皆乾沒未給。致使病母孝婦。茹苦

以待。天特借此以彰顯報。惟路隔數里。人烟萬戶。怡拋
置婦之家。亦巧矣哉。

是夜汪笠甫家人。送信赴友處。不一瞬擲院中。人已焦
黑。信猶在手。譚桐舫家。有大桅橫穿兩樓脊。劉受亭正
演劇。臺上頂板揭去。未傷一人。熊定宇後院中。有紅綠
女衣挂樹上。又一公館有賊入後樓。聲振天地。賊皆驚
墮。大橋口鬧市也。兩面樓房檐牙相接。新興街相去七
八里。屋皆震倒。衣物飛入天際。隨風飄蕩。次日有得之。
河下者。相違二十餘里。

狐傳醫術

河南一士人。夏日出游。遇雷雨。避大樹下。忽一貓躍懷中。因以扇覆之。雨過。貓躍去。回頭作致謝狀。士遂歸。次日方獨坐。聞扣門聲。出視之。一人控黑衛。持名刺曰。毛守道。請診脈。士人曰。素不知醫。亦不識毛。必誤矣。控者曰。門巷俱問明。但去卽知。黑衛亦咆哮堂前。家人曰。去見面。或卽悉。生攬轡行。若在雲霧中。及門。毛肅迎入座。一胡姓。一黎姓。共論說所言。皆藥方病症。士健談。隨聲附合之。毛入曰。先生誠淹博。出手必成名。策於婦科尙

未領教。應令妻女輩。一就醫。酒肴雜陳。燈燭照耀。生詳視房屋。似某親串家。毛指壁間對聯曰。如某病。需何方。因誤服他藥。至今未愈。胡曰。昨日視某夫人病。恐亦醫者錯會。何不請嫂來。求先生一診。士人欲發言。羣起掩其口。或以椀盞遮蔽之。正飲啖間。聞人言曰。誰擊盆子破。將肉拖去矣。有婦人及女子出曰。老黎又惹禍。勿令先生笑。書一本。以報德。士遂醒。只自笑夢中耳。適聞某長親病。趨視之。羣醫雜進。病者甚危急。屢欲有言。未敢出諸口。忽覩對聯。恍然曰。服某藥。方對症。因請定方。投

之立瘡。主人申謝，亦詫其何以知醫也。并請爲其室人診治。藥到病除。由是醫名大振。數年小康。凡施藥，照書抄方，不敢有所增減。其戚每言屋中有怪，請視之。卽見毛之地也。旁有一破盆。主人曰：一老狸善偷肉，昨爲所破。或亦時聞笑語聲，但似在甕中。士心悟。途中私計曰：毛者貓，胡者狐，黎者狸耳。後過大樹下，旋風一轉，人仆於地，少蘇，踉蹌回。書失所在。從此閉門，仍爲士人，不復行醫矣。

武后解寃

宿遷某媪爲宦家司針安詳。主人倚之。而同輩戲謔者。每以王三爲言。媪聞之必怒。年將六十矣。主人偶問之。笑曰。有是事但夢中耳。因言三十許時。家小康。人皆呼曰三娘子。夫婦極調和。已有子女。忽病疫。身熱如火。而心中無甚疾苦。彷彿至一處。堂上坐者。爲則天武后。左右皆女官。謂媪曰。爲你前生事。費如許脣舌。今可解矣。命帶王三階下跪一囚。似相識者。后問曰。輸服否。囚似不允。命燒鐵練來。鬼卒以大鐵練遶其身。澆以油。火氣蒸人。又問之。囚仍辯。不知作何語。見鬼卒以銅勺灌其

口囚猶曉曉。后忽變相如楊貴妃狀。袖中出銅鏡二分。照之。媼只見已象如蠻女。形甚惡。囚叩頭不已。后問媼曰。服否。媼恐以苦毒相加也。亦叩頭。后命曰。寃解矣。第有主僕分。應於夢中了結。卽遣王三回各退散。媼不解爲何事。及大門偷看王三。一美男子。心疑甚。正行間。通身汗下。病去若失。至次年。其夫將他出覓一僕。偶見之。卽夢中人。以他事遣去。不數日。母家遣來迎。又此人心惡之。不便言。以他僕同去。至母家。忽又病。心目間無非若人者。然以禮自持。不致有他失。一日自思夢中謂有

主僕分。又云冤可解。或前生事耶。是夜夢與交。醒而愧。悔。幸無人知。託病遲卧不起。忽有告其母曰。昨來小廝。人極靈活。夜間急病亡。殊可惜。母訝之。問何症。曰。一無病。只作一惡夢。喚未醒。臨歿求三娘子賜一棺。媪欲告夫家。母曰。予換銅鏡錢。仍存此。可付之。蓋媪素有一銅鏡。每照必雙形。嫁時未携往。屬母代賣。適以了此事。不知鏡背係何年號。或武后所鑄耶。

李鐵頭

青州李二。善拳勇。習內功。人皆呼曰鐵頭。途中遇壽州

徐六諱之曰頭以鐵名豈鐵爲頭耶。浪得名耳。李曰曷試之。當以千錢爲東道。徐曰諾。指路旁木柴曰以此爲棒。殆將不利於李也。李曰子先施。我後報。勿悔。徐因盡力一敲。其聲隆隆然。又一敲。頭上有白痕。遂竭盡平生。欲畢其命。三次棒落。木柴飛入天際。徐握手蹲地下。叩頭乞命。蓋十指皆搗裂矣。李曰鼠子敢於太歲頭上動土。亦太狂。速去。勿污我手。聞徐不三日死矣。又一日過宿遷。適山東捕追大盜三人至。捕呼曰李二哥在此乎。李一躍上屋。揭瓦在手曰誰敢來。各以一瓦見贈。盜誤。

認爲夥也。亦上屋。身手相遭。一瓦一盜墜。捕因縛之。三人悉就獲。因相致謝。蓋捕向知李。盜亦爲李所識。故智以擒之也。李又自言在海州時。爲官捕盜不一次。一日因病求醫。手無寸鐵。遇光棍十數人。各佩刀圍繞之。然亦未敢下手。李曰。我病矣。勝之不武。請少歇。取命去。諸棍徒追隨十餘里。至大樹下。李躍上。攀一大枝。橫掃之。十數人悉扑地不能動。中一人近身不三尺。頭觸之。仰跌數丈外。遙視。只手足動搖。久卧不起。或了結矣。然自此不敢空手出門行。

鍼法

桃源營弁徐玉成。世傳鍼法。不輕爲人醫。一當道戚誼。畢竹鄰患瘋痰。請鍼之。徐見面與畢罵。畢怒。手格之。徐與鬪。畢氣極。尋刀杖不可得。將奪門。徐含涼水噴其面。畢倒地。徐趁勢一鍼。直刺心窩。畢不動。徐令繫其手足。鍼勃勃欲躍出。徐按之。或轉側之。畢鼾聲如雷。徐伏復上聽之。急拔鍼。反插梁上。扶畢坐。哇然一聲。痰出。猶如湧泉。人亦億不能起。徐告主人。鍼存此。後來取。人可調理矣。後視其鍼。長五寸許。

狐瓜放光

瀋陽長雲衢江南牧有政聲咸豐庚申賊擾揚郡公司營務糧需寓邵伯宅素有狐公未之信居數月家人時見門窗啟閉室滿異香羣訝之夫人素性賢直相戒勿犯見怪當不怪也一日賊警逼境十室九空公曰勞防衛深夜始歸忽忽闔門卧甫就枕忽聞四壁抓警聲甚厲疑爲賊至持劍下牀只見燈火猶明而窗震動覺有萬馬千軍戰鬪屋中始悟爲狐爰理論曰賊勢猖獗兵疲人困偷卧片時卽須奔走堵防而無故擾我如此君

其仙耶。自應助順以佑我。君非仙耶。是與盜賊何異。我將手刃之。而火焚之矣。語未畢。窗門霹靂一聲。櫺榻盡碎。火光一道。院宇皆紅。飛沙繞屋而逃。家人聞聲驚起。火光尙熾。細檢窗壁宛然。惟木板上處處抓跡縱橫。地上遺落狐爪數隻。大如犬爪。放五色光。狐亦達理。後無他異。

生魂乞哀

范小衡同轉云。其先人游楚幕。與記室某對門居。記室只攜一幼童。凡操作無二人。遇之虐。偶有過。必褫衣裸。

跪不令之起。不敢起。雖嚴寒酷暑不少恤。或爲緩頰。愈加厲焉。以是同人無敢言者。恐倍肆荼毒也。一日雪霽。寒甚。月色如晝。范翁已閉門就寢。見帳外有裸跪者。慄慄之形。心不能忍。迫視之。幼童也。問之已杳。因挑燈起。門扃如故。心疑甚。因呼曰。宵寒特甚。曷仍未睡。記室怒應曰。孽童又悞事。剥衣跪雪中。令知懼。范翁披衣起。解勸之。并授幼童衣。誠以小心服事。勿逢主人怒。童叩頭謝。并陳自悔。范卽寢。甫登床。又見童跪如前狀。隔窗與語。記室餘怒猶未息。曰。恨之切骨。今夜令凍死。范翁不

能寐。又下床。見童赤身跪。月照地上。雪凝如冰。力說之。且告所見。必其魂也。設有事。何以處。強記室令之起。方各安寢。次早童晨興。灑掃烹茶。來往殷勤。動合主人意。各共幸。此後或稍寬容也。童亦自喜無過失。見人多笑語。至脯時。後院一人縊。趨視之。幼童也。救之不及。因係契買者。卽殮埋之。共以記室爲殘酷。薄其爲人。入夜記室猶陪同事坐。談至三更。各閉門卧。忽聞記室自毆聲。口稱童子索命。夜以繼日。不得稍安。同幕勸之歸。以避其凶。自上船。以至抵家。鬼隨之不少離。記室日就羸弱。

奄然床褥間。聞至死猶求饒命。噫。可畏矣。夫僮亦人子也。不幸爲人奴。不加憐恤。心已忍矣。何可苦毒備嘗。記室獨無人心乎。宜其自殞厥身。以爲炯鑒。孰云天之報施無憑哉。第僮跪雪中。何以魂能離竅。或鬼神使之。知范翁仁厚。必能拯救。彼其之子。死有餘辜矣。

張中丞孝感大士

張中丞名之萬。號子青。直隸南皮人。任漕督時。太夫人病。禱之清江普座寺大士前。堅跪不起。太夫人見大士在前。身披白氎。手執柳枝灑水。汗出。病愈。因令人喚漕

督歸面告之故。于實之刺史口述。故特書之。爲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鑒。

宋幻仙諭逐女鬼

歙縣宋幻仙。安榴余盟弟也。少孤失學。奉生母寄住嘉禾。意氣豪邁。見識高超。善繪事。好交游。揮金如土。不數年。家道中落。弱冠後。折節讀書。從名師。習申韓。逾年學成。遂爲諸侯上賓。如郭遠堂制軍。丁雨生中丞。諸公皆其知遇也。杭城遇長髮賊。隻身出坎。復遊都門。交徧公卿。覽窮山海。錦衣玉食。不改曩時。偶來上洋。鵬息六月。

余時寄居滬上。不期而遇。撫今追昔。感慨係之。余年六十有九。幻仙年五十有一。白頭相聚。快慰天涯。飲酒看花。吟詩作畫。樂可知矣。前年余有僕人姓馬。名天福者。無錫人。年二十餘。從余夷場觀劇。夜靜回寓。於燈下馬見一美人之影。毛髮聳然。是夜夢有女妖來與馬歡。十日後馬僕面黃肌瘦。月餘病不能行走。幻仙憫其遭鬼祟也。手書諭單一紙。命馬僕貼在帳簷上以禁之。馬僕受命貼諭單。是夜見女怪對馬泣曰。妾本杭州人。與尔有宿緣。今遭宋爺諭逐。不能久留。廿年後如約重會。大

哭而去。從此馬僕病瘳。奔走如故。噫。異矣。幻仙少時扶鸞有仙降壇云。幻仙是廣成子之童兒轉世。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與余交之最深。故記之。至諭單所云。余則忘之矣。

楊佩甫紀夢

同治十年辛未十月二十一夜。嘉興楊佩甫名伯潤。寄居滬城。夢見童子。引入高廳。見董思白先生倚長桌而坐。謂日久不見矣。楊見思翁瘦面疏髯。年約七十餘。亦如舊識者。楊曰。請動筆。思翁隨拈血牙色箋兩片。用藍

筆書尺牘。一點一拂。皆能記憶。書罷。畫一便面。題五絕一首。只記來趁渡頭船。故向沙邊立。沙邊有鳥眠。三句忘其起句。思翁題詩時。書到來字停筆。問楊曰。趁船之趁如何寫。楊曰。走字傍一彡字。思翁領之。卽書。餘皆模糊。佩甫述夢如此。余曰。佩甫再來人也。其先尊小鐵先生。以詩名海內久矣。故其爲詩。淵源家學。遠過常人。吟咏之餘。尤工六法。煙雲竹樹。逼肖思翁。至於寫生。能追道復。名揚海國。蓋亦有年。事母極孝。日以澗筆。甘旨承歡。環堵蕭然。不改其樂。殆亦眉公之流。亞與前生舊好。

夢寐見之。理所宜然。無足怪者。佩甫與余爲忘年交。五載如同一日。幽情清夢。樂爲書之。